

# 一代华人困在硅谷(一)

## 赴美十年，终成炮灰？

伊隆·马斯克在Twitter掀起的裁员风暴，凌厉、粗暴、不留情面，并迅速扩散到整个旧金山湾区，到处都是“硅谷梦碎”的声音。

2022年，美国科技行业超过15万人失去工作。而2023年开年，情况并没有变好，微软裁员1万人、亚马逊裁员1.8万人、谷歌裁员1.2万人——不断加长的裁员名单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。

为了方便办理身份，硅谷的华人多从事技术岗，薪资更高，成为2022年大裁员波及最多的群体。

中国名校本科，美国硕士光环加持，仰望着李彦宏这样早早红利变现的华人科技界偶像，这些有着雷同人生简历的异国“代码精英”，在互联网行业极速膨胀的年代挤进硅谷，成

为2010年代国内人人艳羡对象。

**只是他们中许多人没等来科技巨头光环如期变现，面前摆着的只有一纸裁员通知。这群刻板印象尽是“沉默”的少数族裔，甚至难以成为硅谷裁员主流叙事中的那条主线。**

“有时还是会想，为什么是我？”刚刚经历裁员的某科技公司工程师Gemma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。

60天，Gemma必须在60天内找到下一份工作，否则，她的美国工作签证将直接失效。

去年5月，Gemma从金融行业转行进入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上市科技公司，尽管不属于一线科技大厂，不满金融圈封闭排外氛围的Gemma，仍旧对科技公司的开放充满了

期待。

面试她的领导当时是这样描绘她的职业前景的：“这是CEO特批的一个岗位，非常重要，CEO很强调产品，你这个岗位要负责公司很大一部分业绩增长。”

然而，三个月后，这个“非常重要的特批岗位”就被弃如敝履。

一个阴谋论开始在硅谷流传：马斯克在财报发布前大刀阔斧“减员增效”只是一个序幕，下注暂无成果的科技巨头们迅速效仿之。和“暴君”马斯克相比，其他公司的大规模裁员竟然显得没那么可恨起来。

像过去10年牛市那样轻松拿钱已成历史，今天的科技行业不得不面临投资人对回报的苛刻期待，高利率和动荡的市场让其他融资手段也变得更加困难。

**美国科技企业风雨飘摇，船上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。**

### 激进扩张的代价

屠刀落下之前，Gemma曾收到一封全员信。

她回忆，CEO在信中说要缩减成本，并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，比如节省运营成

本、提高自动化、优化效率，“当然，裁员是最后一种，也是最不想实施的”。

不过事实是，前几项成本缩减措施并不够的时候，“人员开销”被纳入考虑。

去年8月8日，先是非美国地区的部门接到了传递噩耗的电话，接着是美国部门，HR安排约谈的邮件每小时下发一批，慢慢地，裁员噩耗蔓延到整个公司15%的员工手中。

“我们组属于engineering，是重灾区，基本上去年加入的员工都被裁了，我们组base美国的几乎都被端了。”

Gemma告诉36氪，HR和她的一对一谈话简短而残酷，大概十分钟，原话是“这也不是你的错，但是你被影响了”。

这当然不是Gemma的错，她不过是个被科技行业膨胀恶果吞噬的牺牲品。

2009年到2018年间，以FAANG（Facebook、亚马逊、苹果、奈飞、谷歌）为代表的**五家移动互联网公司，利润增长6倍，占标普500比例从3%提升至9%。**

除了科技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外，宽松的金融环境，也帮助美股科技股长期保持着“高利润率”和“高杠杆率”，扩张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。

科技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占据着很大比例，但他们所提供的岗位，在就业市场仅占2%。

**这2%的市场在过去两年中贪婪吸入着远超可容纳体量的劳动力，美国就业数据显示，直到去年底，科技行业每月净流入（新雇佣人数-离职者人数）仍达1万人以上。**

**2021年美联储一年时间放水23万亿美元，硅谷巨头们手握钞票，选择大举扩张。**

其中，Meta最为典型。据统计，Meta在2020年和2021年总共增加了超2.7万名员工，去年前9个月，又增加了1.5万人，而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去年的人员规模也一度同比增长超过20%。

在“人力即资产”的互联网公司，对程序员的需求进入一个高潮。

一位现就职亚马逊，有着30年经验工程师表示，**2017年，公司还可以用15万美元的薪资招到一**



2022年11月，据媒体报道，在推特5500名合同工中，估计有4400人被裁。